

時間的切片

郁風



郁
風

時間的切片

時間的切片・郁 風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華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 (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4

ISBN 962 257 667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四年・香港

H.K.\$ 50.00



▲作者近照（張五常攝）



▲作者伉儷在美國友人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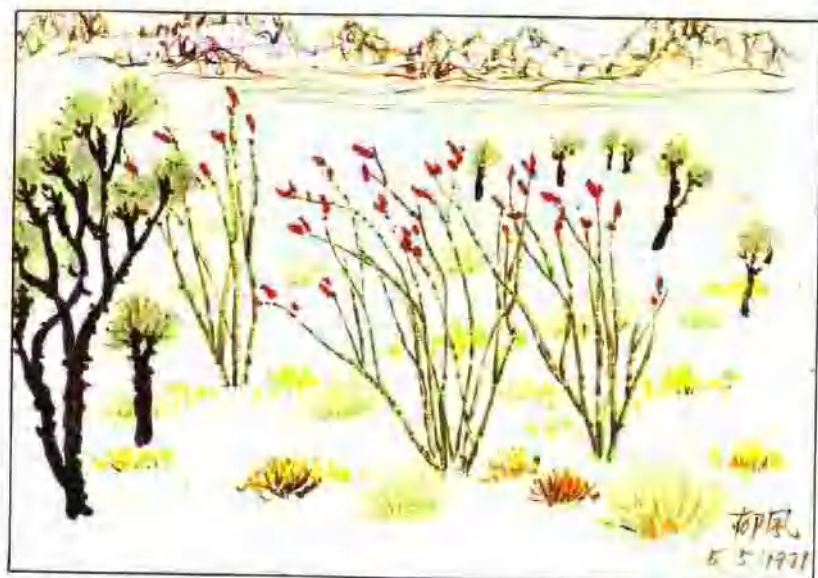
▲在野外畫畫，一九九三年四月攝於澳洲



▲作者與萬徒勒里，一九八六年攝於日內瓦湖畔



▲彩色速寫之一



▲彩色速寫之二

自序

我曾經有過一個很怪的志願，說出來也許無人相信。然而它是真真實實在我心中存在過。——就是想用我的下半輩子做一個專門爲人縫補破衣的縫窮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從半步橋普通監獄被解到秦城，從四五個人一間破舊狹窄囚室換成單獨一人一大間新式牢房，提審的次數越來越少，「階級鬥爭」的是非糾纏逐漸在情緒上放鬆。絕對的隔離能使人產生各種意想不到的生理、心理變化，我——就產生了這個志願。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獄回家後，我曾對丈夫、兒子鄭重地說過，有人爲證。

在長長的不見天日、親人的歲月裏，也有小小的歡樂，其中最大的歡樂就是每周一次發給針線縫補。我已經熟練得可以把任何難以彌合的破洞補得天衣無縫。

自然，成爲一個志願，除了對縫補本身的興趣之外，也還有不願再當知識分子的意思在內。

終於，這個志願不可能在現實中實現。

承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這本散文集，至今已半年多。本來是集四五年來已發表過的現成文稿，有些是筆名，去年在香港已交出初步目錄。可是回到澳洲，又似乎回到一個與世隔離但卻頗爲自由的天地。於是一篇一篇的審視，一篇一篇的刪改，有些是爲報紙專欄寫的豆腐乾短稿，兩篇三篇合成一篇，有些是

五百字變成一千字，甚至如《藍蘋與江青》是從五百字變成一萬字，實際上是重新寫的。

總之，我覺得又像是在千針萬線的縫補中過日子。也有個別一兩篇是新近寫的，等於一塊新補釘，再加上自己的和別人的畫、攝影作插圖，就成了這麼一本百衲衣似的書。

《時間的切片》是一篇大峽谷遊記的題目，用作書名，是想到書中這些人、這些事、這些景的風雲變幻，正如被時間切割、燃燒、沉澱而成的岩石碎片，那粉紅色、土黃色、褐色、灰色，各種雜色紛陳的一片片岩石。

「雜」是本書一個特色，也是我這輩子的一個特色。

記得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二年在香港開畫展，都有人評論我的畫說：環顧會場，發現多種不同風格的畫，不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筆。

有甚麼辦法呢？我寫出的文字也是如此。我走過的道路是雜的，我認識的人是雜的，我做的是雜的，我寫的書也是雜的。

但是當我又為自己的文字做編輯而縫補的時候，我是力求每一篇的「純」，並保持原來的情態。

一九九三年五月廿二日

於布里斯班

目錄

自序	I
人物印記	一
——一位藝術家的壽宴	二
——陸志庠和三十年代的漫畫伙伴兒	二
——堅硬挺直的柱石	七
——憶尙仲衣教授	七
——爲新聞自由而打躬作揖	一二
——悼念陳銘德	一二
——面臨生死抉擇的心路歷程	一六
——紀念父親郁華烈士殉難五十周年	一六
——郁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	二六
——《郁達夫海外文集》編後隨筆	二六
——一顆超載負重的心	五一
——紀念好友何塞·萬徒勒里	五一

齊白石的誕生地	六一
齊白石的鐵柵屋	六七
林風眠先生二三事	七三
葉淺予倒寫回憶錄	七七
張佛老的文字遊戲	八五
王世襄與芳嘉園小院	八八
「老頑固」傅雷	九七
現代舞藝術家——江青	一〇一
藍蘋與江青	一一〇

往事萍踪

淡忘後的回憶	一二七
——讀馮亞春的獄中札記以後	
「再會吧，香港！」	一二八
鏡泊湖旅行寫生	一三三
春天和黃絲帶	一四一
偉大幽靈之屋	一四八
	一五二

紐約的好壞	一五六
移植的修道院	一五九
古屋的迷戀	一六一
歷史的足音	一六四
導遊小姐	一六七
賭城拉斯維加斯	一七一
鬼城卡里口	一七五
大峽谷——時間的切片	一七七
竟然到了漢城	一八〇
海鮮·湖魚·牢飯	一八四
中國現代美術的先鋒	
——上海的漫畫時代	一八七
天涯芳草	
散步的速寫	一九五
——布里斯班小調之一	一九六

人與動物

——布里斯班小調之二——

交流與滙合	二〇三
仲夏聖誕夜	二一一
旅行袋的秘密	二一九
爐邊閒談	二二二
芳草何愁在天涯	二二五
遠·古·別	二二七
土著人的夢寐時代	二二九
春天裏的秋思	二三一
我來不待桂花遲	二三七
懷漳州	二三九
夢斷童年	二四一
垃圾和文物	二四五
「地獄」與「天堂」	二四七
MIA與文化衫	二四九
作家周在澳洲	二五四
	二五八

人物印記

一位藝術家的壽宴

——陸志庠和三十年代的漫畫伙伴兒

有這麼一位特別的藝術家，一生中除了畫畫以外幾乎甚麼都沒幹過，既未當官，也未教學。甚至連一般出名畫家所常有的社會活動——如開個人畫展，編印畫冊，找名人題字、寫序，給首長送畫，給甚麼會或報刊多少周年紀念贈畫，參加官方或社會團體的會議，上電視台亮相，被邀請出國展覽、講學，掂量名利比例捐款或義賣作品，出席名人宴會和請捧場哥兒們吃飯……種種費心耗神的事都與他無關。數十年來六根清靜，的確清淨，因為除了他的內在性格和對藝術的愛好決定了他的生活道路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生理因素，那就是他自幼完全失去聽覺，甚麼噪音紛擾都與他無關。他只能發出已經變異的兒時蘇州鄉音，只有少數知己能和他對話。他比晚年失去聽覺的貝多芬幸運多了，他始終保持着那對畫家的銳利的眼睛，他能觀察口形、表情、手勢，就懂得你說甚麼話，但必須是說類似上海話的蘇州話。譬如丁聰就經常用誇張的口形和動作和他對話，只聽見陸志庠在答話，而丁聰並未出聲，像是在演單方面啞劇。當然他也能通過視覺理解文字，啞劇談不通時就用筆談。他所失去的只是他的視覺藝術所用不着的聽覺，因此在我們都經歷過的許多情況下的紛擾、威脅，他都免去了。如文革和其他許多次運動中受呵斥、被批判、被侮辱，或冗長的講演報告，他都天然的不必接受。

他就是三十年代在上海發表過許多具有獨特風格的漫畫素描作品的陸志庠。四十年代抗戰時期，他活躍在漫畫宣傳隊，五六十年代以後在一個文學出版社當美術編輯，只是按主編要求畫版樣，也不見他發表作品。雖說六根清靜，但那些年代要政治掛帥，他摸不清政策，無所適從，也就索性不畫。自然，高興時他也會畫自己和朋友家人的像以自娛。

陸志庠今年整整八十歲了，青年人已很少人知道他，唯有老朋友不會忘記他。

他仍然很健康，胃口好，愛喝酒。一個月以前每天早上七點準可以看見他在西三環北路口的人行道邊站着，等葉淺予和丁聰會齊後，三人同往紫竹院公園散步。最近看不到了，因為他已搬到東三環以東的紅領巾公園附近的新房子；這是他第一次在他的名下分到兩間一套有衛生設備的樓房。

話說這一天早上在紫竹院，三個老頭並肩走着。八十一歲的葉淺予，白鬚白髮，背着手踱方步，忽然間站住，眼睛一亮，對丁聰說：

「咱們給陸志庠做個八十大壽吧！」

「好哇，這主意高！」丁聰連忙贊成，立即用口形手勢語言對陸志庠說了，他當然樂不可支：「好咯，好咯！」於是三人合計，就在下周陸志庠搬家以後的星期日——九月四日，到他那家徒四壁的新居裏，約上十幾位老友午宴，丁聰擔任了通聯工作。

雖然都住在北京，但平時誰也見不着誰，就因為北京城太大，老人們很難擠公共汽車。葉淺予事先向中國畫研究院借好一輛大麵包車，從西郊三環路穿過北京城，轉到東郊東三環以東，一路拉上一家又一家，除那家主人外，包括孩子、盤子、鍋子、櫥子，還有爐子和煤餅，燒好的菜、半成品的菜和加